www.ibox360.net

【正文】

鼎剑阁。

秋。十一月。

高宅深院里，一个四壁都是高墙的天井中，黑压压的跪着一群仆人。

他们已经跪了很久了。为了等待门里的主人召唤他们进去。

然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恐惧的神色——因为，前面所有进去的两个人，都没有再出来。

门里面的那个少主，那个据说十六岁就有剑妖公子之称的少主，鼎剑阁第二代的继承者，在江湖的传闻中，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修罗。每个月的月圆之夜，他都要找三个人进去，然后，永远都不会再看见那些人活着出来。

现在，已经进去了两个人——就是说，还有一份厄运，必然要降临在他们当中的某人头上。所以，所有人的脸色，都是惨白的。

忽然，那扇似乎永远都是关闭的门忽然开了！

外面等候的大群侍女仆人齐齐一惊，收敛了疲惫的神色，看着那黑沉沉房间里走出的人。那是一个多月以来，第一个从他们的少主人房间里，走出的活人。

“幽草！”看见穿着淡绿色衫子的年轻侍女开门出来，所有下人都低低惊呼了一声——对于鼎剑阁中，唯一能安好的留在少主身边的人，所有下人们都怀着异样的敬畏。

仿佛，这个和他们一样身份的绿衣侍女，也是如同少主那样的杀人如麻。

“大家可以回去了。少主倦了，不想再见第三个人。”没有走到天井里，她只是站在门外的廊道底下，带着谦卑的微笑，对着那些和自己一样身份的，惴惴不安的仆人们说。看见那些人从鬼门关回来一趟似的脸色，她只是继续微笑着敛襟道了个万福，自顾自的关门。

再次把门中的世界和外面一切隔开。

隔开。那里面，只有她和那个人，那个他们以为是恶鬼的人。

忽然，她仿佛记起了什么，又拉开了门，叫住那群四散的仆人：“请等一下，少主还有吩咐！”那些人的脸色，再度的惨白，看见她去而复返，有些人已经开始颤抖。

幽草只是继续温柔的笑着，对为首的一名仆人道：“徐福，少主说，天气已经热了，那个钉在墙壁上的洛河少侠的尸体开始烂了，气味难闻的很！……少主要你叫几个人来清理一下房间。”她说的很自然，似乎只是打翻了一盏茶要人来收拾碎片一般，然，所有下人的脸都开始恐惧的扭曲，被点名的徐福更是结结巴巴，半天才回答：“是，是是……属下，知道。”“恩，徐大哥辛苦了。”绿衣女子毫无少主唯一侍女的架子，点头微笑。

然而徐福已经象受了惊吓的猫一样，立时领人退了出去，连说客套的时间都没有。

十天以后，一个消息传遍了江湖。

曾试图向江南第一剑谢少渊挑战的江北第一人：洛河少侠莫宁，在鼎剑阁被谢少渊杀死，从此，天下第一剑客只有一个：剑妖公子，鼎剑阁少主谢少渊！

看来，在老少两代阁主的武功势力之下，鼎剑阁拓展的势头已经锐不可当。

然，让武林人窃窃私语的，是莫宁尸体可怖的死相——他是被一剑刺入喉头，活活钉死在墙壁上的，然后，尸体的四肢被一根根的切下，凌乱的扔了一地。据进去收尸的仆人私下说，那个漆黑的房间里，鲜血涂满了半面墙壁。

鼎剑阁的少主，是一个武功绝顶的疯子。

武林中，所有人都那么说。

剑妖公子。谢少渊。

“少主。”房间里是黑暗的，只有窗外的月光淡淡洒入。

她走到那个凭窗而立的人身后，轻轻低下头，叫了一声，便站在了那里。

那个被称为“少主”的人没有回头看——从很久以前开始，能站在他身后一丈之内说话的人，也就剩下了这一个——其他的，都已经被他钉上了墙壁。

“那个脏东西弄走了？”黑发白袍的青年，伸出手指拨弄着窗外摇曳的竹枝，看着天上的满月，有些懒散的问，对于生前曾和自己齐名的一代少侠剑客，他却嫌恶到用“那脏东西”来形容。

“是的。”“那把剑替我扔了，沾过死人的血，也是脏东西。”谢少渊的脸色冷冷的，在月光下有一种孤傲和高洁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阴郁和病态——很多时候，即使是幽草，都隐约的觉得，少主，的确是有病的。

“是的。”她再回答。

“幽草……外面的人怎么说这次的事情？是说我是个疯子吗？”带着轻微不屑的笑意，谢少渊折下一枝青竹，问。

“……是的。”沉默许久，淡绿衫子的女子终于回答。

“那么，你呢？也许你心里也认为我是个疯子，是个如同传闻里那样的杀人魔吧？”白袍少主忽然莫名的有了怒气，“是的是的！你是不是只会说这两个字？”“不是。”终于，幽草回答，“少主说了，那个洛河少侠有死的理由……”“啊……一个疯子说的话，你也相信吗？”看着她，谢少渊的嘴角忽然扬起了一个弧度，忽然，眼色变冷，问：“当年你是主动请求做我的侍女的罢？当时下人们都已经在说，我是个经常杀身边侍从，以杀人为乐的人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你不怕？”青竹的枝条，有意无意的，轻轻点在她颈部。

“那只是传闻而已。”感觉到了忽然的窒息和杀气，幽草的脸有些苍白起来，强烈的剑气让她的血脉都无法上行。她仍然微微笑着，回答。

“但是，你现在知道那都是真的了？”谢少渊忽然大笑起来，漆黑的长发如同被风吹起一样猎猎舞动，眼睛里的光如同剑般凌厉：“我，的确是，一个疯子……一个疯子而已！我今天杀的人还不够三个——如何？”他手中的青竹枝微微加力，看着幽草白皙肌肤下，淡蓝色的血

管有些可怖地扭曲起来，大笑着问，眼睛里，有近乎病态和疯狂的光芒。

“不，不……不如何。”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，然而她挣扎着回答——“少主……少主想怎么做，是少主的事……然而，要做少主的侍女，是，是幽草……幽草自己的事！”一段几乎无法觉察的沉默，看着黑暗中的少女，鼎剑阁的少主忽然再度微笑：“看来……你也是个疯子。一个不要命的疯子。”他忽然收手，注满了杀气的竹枝“夺”的一声，从幽草脖子边擦过，将架子上的鹦鹉钉死在紫檀木的屏风上！

“第三个。”谢少渊缓缓吐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眉头有些苦痛地皱了起来。

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白瓷小瓶，倾覆过来，许久，仅有的一粒黑色药丸从瓶中不情愿的滚出，被他急急吞入咽喉。几乎已经无法控制的杀气终于缓缓从他身上褪去。

许久许久，他忽然抬手，颤抖的抚摩着侍女的秀发，长长叹息：“你不怕……我倒是有些怕。或许，真的有一天，我忍不住……会连你也杀了。”幽草微微一哆嗦，抬头看着他，看见他有些清瘦的脸颊，总是喜欢皱眉头，所以眉间有一道深深的皱，让整张的脸，都有些煞气。

她的秀发在他手中如同波浪般拂动，漆黑的一握，如同窗外的夜色。鼎剑阁的少主低头，俯首于那如同瀑布般的发丝中，嗅着发间淡淡的白梅香。

ACT-2-紫函

“大哥。”忽然间，有人在门外轻呼。一个少年的声音。

黑暗中，谢少渊的眼睛陡然亮了一下，如同闪电！

幽草看见他的身体猛然绷直，眼神在瞬间变幻了无数次。

“是二公子少卿。”听出了对方的声音，幽草低低的禀告她的主人，但是并没有过去开门迎接的意思——她知道，即使是兄弟，但是两个人却从来都是隔着门对话的。

二公子少卿是个典型的豪族佳公子，开朗亲切——完全不同于怪僻危险的大公子少渊。深得所有人的宠爱，和老阁主一起把持着鼎剑阁日常的内外事务。在下人中也有着很好的口碑，每次为他更换使女，都有大批的姐妹抢着争先。

大公子……真的一点也不象是二公子的哥哥呢！

偶尔聊天，姐妹们都如此说，嬉笑着，带着怜悯和敬畏的眼光，看着一边沉默的幽草。

然而，青衣的侍女只是沉默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等目光里的亮色渐渐黯淡，谢少渊才吐出了这句话。

“父亲说，要我把这个交给大哥。”外面的声音依旧是恭谨而开朗的，看来，这个少年，一直对于他传奇般的兄长保持着尊敬和景仰，然后，一阵轻轻的稀簌声，似乎有什么从门的下边塞了进来。

看着少主点了点头，幽草走了过去，从门下捡起了一封紫色的信函。

不用点灯，谢少渊只是就着窗外满月的光辉拆开看了看，眼色再度的变得很奇怪——那一瞬间，幽草几乎看见有野兽一般的残酷，烈火般在他眼里燃烧！

“少主？”连她都忍不住吓了一跳，问。

谢少渊没有回答，看完以后双手一搓，凭空里燃起了一团火光，纸笺化成了灰烬。然后，他对着门外的弟弟淡淡道：“回去告诉父亲，我知道了。”“那么，大哥，我告退了。你好好休息。”门外，少年的声音，似乎永远都带着欢快和欣悦。

听姐妹们说起，二公子近来有了心上人，难怪连说话都带着笑影。

谢少渊静静站在黑暗中，许久不动，忽然，轻轻笑了起来：“弟弟？弟弟！……哈哈哈哈！幽草，从小到大，你知道我见过他几面？”“只有两次！”“我自己的亲弟弟，我居然只见过他……两次。”他笑得很突然，在漆黑寂静的大房子里，如同幽灵般的回响。

幽草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一直以来，她和其他下人们一样，都知道这一家人之间奇怪的状况，但是，却无从问起——只知道，从来，老爷就把大少爷和二少爷分开来养大，几乎不给两个兄弟见面的机会。而大少爷似乎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要频繁的吃药，也许因为这样，久而久之，连性格都变得很孤僻。

不仅是外人，有时候，甚至是她，都觉得少阁主……或许真的有些疯狂。

许久许久，她才轻声问：“少主……又要出远门了吗？”她知道，每一次接到紫色信笺以后，少主就要从鼎剑阁里消失一段时间。

然后，在少主回到这个漆黑房间以后不久，江湖中都会有惊人的消息传来，说是有什么武林大豪死去，或者有什么门派被一夜间灭门。

那些名震一方的大侠的尸体，都是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手法，被钉在大门的门楣上。

雪亮的利剑，摇晃的尸体，仿佛是下手的人在嘲笑着世间的一切。

那是疯子做的事情。

剑妖公子。谢少渊。

鼎剑阁的少主没有回答，忽然幽幽的问了一句：“据说……少卿他在外面遇见了一个女子，是吗？”不等幽草回答，他自己复又奇异的笑了起来，转身走向内堂，吩咐：“去准备热水，我要沐浴。再替我备上一把好剑，一炉龙涎香。”“是的。”仍然是那样恭谨而温良的，青衣侍女回答。

“……”走过了中堂，本是要一直入内的谢少渊忽然停了下来，返身回来，走到了幽草面前，停下。指尖聚力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隔空点燃了桌上的蜡烛。

有些迟疑地，伸手抬起侍女的脸，看着，不出一言。

许久，他皱了皱眉头，问：“听说你是孤儿？”幽草蓦然抬头，眼神忽然有些异样，但是转瞬又低下了头，轻轻回答：“是的……幽草自小父母双亡。倒是有个姐姐……可惜，七年前病死了。”“这样啊……那么，在这里等我罢。”莫名的，第一次，少主居然问起了她的身世，沉吟了一下，忽然道：“如果十天后我不回来的话……你就去找余总管，让他给你重新安排个差使。然后——”他顿了一下，随手一拨拉，桌子上的书卷器具掉了一地。

“把我用过的东西，都烧了。不要被那些人的手弄脏……”脸上仍然有那种孤独的高洁，然而一边说话，一边不停的皱眉，眉间的皱纹变得有如刀刻。

幽草的脸色却不自禁的苍白下去，颤声问：“少主……连你，也说这样的话？难道，这一次老爷要你杀的人，比少主还厉害吗？”“他？哈哈！……翻手为云覆手雨，天下英雄他第一……”谢少渊转身向深深的内堂走了过去，断断续续的长吟。

听到了这句诗，幽草身子一晃，忽然觉得眼前有些恍惚。

翻云覆雨手……武林盟主方天岚。

老阁主，老阁主要少主去杀的……竟然是武林盟主方天岚！

ACT-3-□疤痕

龙涎香馥郁的气味充满了黑暗的房间，幽草侍立在屏风后，听到沉香木浴桶中时断时续的水声。

少主是个有洁癖的人……每次杀人前，沐浴和薰香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这一次，他洗了很久。

——是否，那也表示着，这次要杀的人，是极端棘手的?

“幽草。”在她出神地看着窗外渐渐西沉的满月的时候，忽然听见“哗啦”的水声，似乎是少主已经沐浴完毕，从水中站起，唤她。

她连忙从屏风后转出，抖开寝衣，从背后给他披上。

很奇怪，虽然是刚刚在热水中沐浴过，少主的肌肤仍然是潮湿而冰冷。

如往常一样，将白绸的长衫裹到身上，借着依稀的月光，幽草下意识地伸手拉了一下他肩膀上有些起皱的衣衫。

她的手忽然停顿了，那个伤疤……她又碰到了那个伤疤！

记得两年前刚过来服侍少主的时候，第一次无意触及左肩下那个奇怪的伤疤，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少主的剑已经划破了她咽喉上的皮肤！

那一次，他几乎杀了她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有些失措的她，却只听见少主忽然叹了口气，然后，把刚披上的白绸长衣缓缓拉下，抬手回过肩，抚摩着那个奇怪的伤痕。

幽草瞬间呆住——这一次，她看清楚了！那伤疤……不止一个。

左右肩胛骨下方，各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黑色伤口，那里，虽然刚刚用浴巾擦洗过，仍然有黑色的腐臭的液体，细细的渗出！在伤痕的深处，依稀可见森然的白骨。

“少主！”她忍不住脱口惊呼，服侍少主近两年，身为贴身的侍女，她居然丝毫不知主人有这样的伤！

那样丑陋肮脏的溃口，竟然在这样一个极端爱洁净的人身上。

她拿过丝绢，准备擦拭背上的伤处，却看见少主双手交叉着环过肩头，手指掩住了伤口，漆黑湿漉漉的长发披散了下来，覆盖了苍白的肌肤。

在寂静如死的夜里，谢少渊就这样背对着她站着，全身开始微微发抖。

幽草不知道说什么，只看见黑暗中，一向诡异桀骜的大公子发疯一般地，忽然回过手，用手指狠狠撕扯着肩背上那两个伤口！

“啊！啊啊！！……”陡然，有类似于负伤野兽的声音，从那个人咽喉里绝望的吐出。几乎疯狂的摧残着自己的身体，他的手，忽然伸向案上供着的那把名剑：冰雪切。

“少主！少主？”幽草惊惶失措，来不及想什么，扑上去，赤手握住了那把出鞘了一半的冰雪利刃！从窗外照进的淡淡月光，映出了眼前这个人近乎扭曲的面容——他抬头看她的眼神，已经不再是一个“人”所有的！

每一次，在少主出现这种眼神的时候，都会有人，会被钉死在这个房间的墙壁上。一定会，有人死。

她下意识地开始退缩，一步步往门外退去。

“呀！”陡然间，她只觉全身一轻，咽喉剧痛，连半声惊呼都来不及发出，脖子忽然被人卡住！苍白的手指渐渐勒紧，她窒息的张大了嘴巴呼吸——姐姐！姐姐！……

在内心深处，她忽然忍不住绝望的呼喊着，神智渐渐模糊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渊儿？”忽然间，拼命挣扎的她听见了房间门口有另外一个人的声音，然后，仿佛如同被雷电击中，抓住她的手瞬间无力。

老阁主……老阁主来了。

半昏迷的她，在心里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陡然，听到他重重跪倒在地上的声音，声音里还是带着极力的挣扎和残留的野性，然，那个几乎疯狂的声音，忽然发出了奇异的扭曲——昏昏沉沉的她过了很久，才惊觉过来，那，那竟然是……

啜泣！

少主？少主！

下意识地，她想过到他那边去，然而，身体不能动。

两年来，她从未想象过，身边这个冷利桀骜的人，居然会跪在地上痛哭。

很久以来，她甚至以为，除了杀戮和沉默，没有其他什么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。

“不要这样……渊儿。要知道，没有别的办法……”寂静中，老阁主的声音传来，有些悲悯。陡然间，那一直呜咽的声音忽然失去了控制，痛哭的近似于疯狂。

“为什么？……为什么不让我那个时候死了？！”“爹和娘也是人啊！渊儿……难道你，要爹亲手杀自己的儿子？”平日里，喜怒莫测的老阁主，声音竟然也开始哽咽。忽然，叹了口气，说——“不要担心，渊儿——医生说过，既然已经种药入骨了，如果你一直不终止的吃'焚心丹'，你就能活下去。”“虽然你出生就得这种怪病，但是按着这个方子，你能活的比普通人还久……”“——我都快疯了！”陡然间，跪在地上的少主爆发似的嘶声喊了起来——“我恨这月亮！每次满月的时候，身体里的血就要烧起来一样！”“那药逼得我非杀人不可！非杀不可！”他的目光，在散落的长发后奕奕闪亮，如同厉鬼，鼎剑阁的少主忽然又疯狂一样，用手指抠着肩背上的两处伤口——“什么药？什么药在那里面！”黑红色的血，顺着他苍白的手指淅淅沥沥洒下。

地上的她刚缓过一口气，但是却被眼前的情况吓坏了。

“别这样，别这样……不吃药你会死的！”老阁主似乎是俯下了身，安慰着儿子，“那些人不过是些蠢猪一样的下人，杀几个有甚么了

不起的？”幽草呆住——平日里威严慈爱的老阁主，眼光却如同恶魔一般！

“爹，爹！大哥怎么了？又发病了吗？”门外，似乎是被少主方才的嘶喊声惊起，忽然有下人们跑动的声音，二少爷少卿的声音焦急的在外面响起：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“不许！我说过你不许进你哥的房间！快给我走开！别靠近！”一反常态，老阁主竟然有那样严厉的语气呵斥着向来宠爱非常的幼子。

他回手抚摩着儿子漆黑的长发，另一只手从怀里拿出了一个药瓶，倒了一些红色的粉末出来，洒在少渊肩背上的两处伤口内。然后，将一粒乌黑的药丸，纳入了儿子口中。

仿佛有神奇的力量，疯狂边缘的少主，忽然渐渐安静下来。

“渊儿，既然你不愿意杀那些下人，那么这次就去杀了方天岚吧……他那样的人，的确是吾儿在世间不多的几个值得一战的对手！”“方天岚？翻云覆雨手？……哈，哈……很好，我会用剑把他钉死在他家门口那个'天下第一'的牌匾上！”如同以前无数次一样，没有问为什么，渐渐平静下来的少主，将染血的白衣拉过肩头，遮住了那两个可怖的伤疤，冷冷的微笑着。

如同疯子一边的冷酷笑容。

房间里终于又寂静了。

“渊儿的病越发的重了……只怕总有一天，他会六亲不认。”喃喃说着，看着在药力发作下陷入昏睡的儿子，老阁主将目光投向惊呆在一边的幽草，忽然严厉的吩咐：“今天晚上，你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没看见——知道吗？”“……是的。婢子什么都没看见。”依然是低着头，温顺的，她回答。

“好好照顾大少爷……记住你姐姐的下场！”拉开门，正准备走出去的老阁主忽然回头，说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。

她正拿了一个软枕，想去垫在昏睡的少主颈下，听了那样的话，手一颤，枕头“啪”的掉了下去。脸色苍白如死。

“爹，大哥他……”门外，焦急的二少爷少卿一见父亲出来就问。

“没事了……以后不许你再过来了！知道吗？不许进这个院子！”极端严厉的声音。

少卿的声音有些不解，有些委屈：“为什么？大哥明明有病！”“因为你大哥和你不是一样的人！少惹他，知道吗？！”声音渐渐远去。

幽草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缓缓俯下身去，将一床藕色的褥子，轻轻覆上了沉睡的人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陡然间，她的眼泪就掉落在他脸上。

ACT-4-舞风

初春的原野。

郊外踏青游人不断，红男绿女，袖挽春风。处处看来，都是旖旎风光。

陌上，一个白衣长发的男子，有些落寞的走过来。

他身后，默不作声的跟着一位淡绿衫子的少女，几乎是小跑着，跟着他的风一般的脚步，手里捧着一个长长的布包。

陌上杏花盛开，一阵风过，便如雨般的洒落无数花瓣。白衣男子停下了脚步，看着落花，似乎想起什么似的，眉头又皱了皱，眉间的深痕有如刀刻。

“少主，老爷他们在那边等呢。”看他有些出神，身后的绿衣侍女轻声提醒。

他的目光投向长亭，那里，鼎剑阁的几个元老，在设宴饯行——不知道是不是有意，所有来相送的人，居然都是一身白衣。

满座衣冠似雪。

“……”连侍女都觉得有些不自在，正待说什么，忽然耳边传来了一阵歌声：

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

“陌上谁家年少？足风流！

“妾拟将身嫁予，一生休。

“纵使被无情弃——”不能羞！“那样明快的歌声，唱得那样自然而毫无忸怩做作，不但是那个绿衣侍女，连看着半空落花的白衣男子，都不由得向歌声传来的地方看去。

秋千架子下，一群也是出游的女子在嘻嘻哈哈，中间那个穿着水红色百蝶穿花长裙的女子在歌声中微微使力，看的出是个荡秋千的好

手，一边唱歌，一边脚下适时的一蹬，绳子越来越高，如飞一般的轻盈。

“好啊！阿绣，加把劲儿！”在一片的叫好声中，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热情中带着几分腼腆，看去，只见长亭底下，少卿早已顾不得父亲在旁，大声看向这边，喝起彩来。

在众人喝采声中，秋千上的女子微微一笑，裙裾如风，越荡越高，如同一道彩虹。

“你看，阿绣那丫头今天是疯了不成？”人群中，有姐妹笑着打趣。

“没看谢家二少爷在嘛……”有好几个人笑着回答。

这时，只见秋千已荡的几乎和地齐平，直直没入对面的柳树桃花中。

在那一刹间，秋千上的妙龄女子微微向前探首，编贝似的牙齿一咬，从那一树开的火也似的碧桃中，咬下了一枝繁花来。

“阿绣好厉害！”秋千下一群人拍手笑起来，秋千上的少女美目流光，笑吟吟的看着长亭里谢家二公子，不再蹬秋千，却腾出手来，将一绺散出来的长发掖到耳后，然后将叼着的碧桃拿到手里，对着少卿一笑，扬手将手里的桃花丢给了他。

看的人一阵哄笑，少卿的脸阵红阵白，喜悦而忐忑的看了一边不动声色的父亲一眼，终于还是忍不住跳出去，捡起了那支桃花。

白衣长发的男子站在陌上，看了许久，深不见底的眼眸里忽然有幽幽的光芒，忽然不回头问：“幽草，这个——就是少卿他的心上人？”对于这个突兀的提问幽草不禁一怔，然后有些奇怪的看了少主一眼，惊讶于他眼中重新出现的诡异与残忍，轻轻回答：“是的。阿绣……是鼎剑阁里管园子阮花匠的女儿……”“一个下人而已……”有些不屑地，少渊忽然扬眉冷笑，“那些肮脏的下人——居然也敢那样笑……”幽草看见他有意无意的抬手，碰了碰肩后的伤疤，眼睛里，忽然有浓重的阴郁。

她心中不由得一跳：“少主，我求你，请不要对阿绣——”等不得她说完话，只觉耳边一阵风过，少主已经不在原地。

“哎呀呀！”女伴中，响起了一片的惊呼。

刚刚缓下来的秋千复又高高荡起，白衣长发的青年男子忽然如天外飞来一般，掠上了秋千，一手拉着绳子，一手抱着阿绣的纤腰，也不见他如何使力，便如同飞仙一般轻飘飘的从两丈高的秋千架子上落下。

水红衣衫的少女，一时吓得脸色雪白。

“大哥，你——”少卿急怒交加，完全顾不上今天是饯行的日子，想冲过来，却被一直不动声色的老阁主一把拉住：“渊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看着这个一向怪僻桀骜的大儿子，鼎剑阁的阁主有些无奈的问。

“我要这个女子！……我一个人过的厌烦了。我要个活的，新的人，来陪我。可以吗？”少渊的眼神很平静，很冷漠，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那个眼里带着愤恨和委屈的女子虽然一直努力的挣扎，却偏偏动不了。他眼色桀骜的看着父亲，看着弟弟，看着所有元老。

少卿几乎要咆哮起来：“大哥！你疯了？阿绣，阿绣是……是我的人！”这个少年，被逼着当众说出了私心里的话，一时脸色涨的通红。看着自小景仰，却从未接近的兄长，他明澈的眼睛里有彻骨的愤怒和失望。

“你？……”看着他充满朝气的脸，大公子少渊忽然微微冷笑起来，“自小，你比我多得到了多少东西？拿走你一个女人，算甚么？父亲，你是答应也不？”他看着父亲，眼色如针，眉头又微微皱了起来。

“又不是抢亲，为父也不能说了算……”谢阁主的脸色也很不好看，怒气在眉头凝聚，但是，出乎意料的，他没有爆发，耐心的分解。

少渊冷冷回了一句：“一个下人的女儿……还不是一样是谢家的奴才。”老阁主无语，看着将要远行的大儿子，和他身后奉剑而立，脸色苍白的侍女，目光在迅速的变幻。

“谢少渊！你，你简直疯了！”一个不注意，少卿已经冲了过去，想去把心上人从兄长手里拉回，然，还未近他身边三尺，少渊抬袖一拂，白绸的袖子轻轻敲打在弟弟的手腕上，腕骨刹间发出了清脆的断裂声——毫不留情，对于自己的亲弟弟也如此下手不留情！

剑妖，果然是剑妖——简直是疯了！

“少主！”亭中的几位长老再也看不下去，纷纷按剑而起！

“算了……”忽然，老阁主终于动手了，拉住了已拔出剑来的二儿子，对着一直冷笑的大儿子缓缓道——“你今天要远行，等你回来，我就替你作主，迎娶阮姑娘为妻，如何？”他的目光，虽然是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却一样深不可测。

“爹！爹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！”不可思议地，少卿叫了起来，几乎无法想象，从小对自己宠爱有加的父亲，居然做出了这样不近人情的决定。

在瞬间，大公子少渊的手一抄，拉起了几乎萎地的阿绣，看见她片刻前还光彩照人的脸上笼罩的苍白，他嘴角又向上弯起了一个弧度，声音更加寒冷——“谁说我要明媒正娶这个女子？她也配？我只不过缺一个侍妾而已！”然后，他忽然大笑，击掌，清亮的掌声击破了此刻所有人的寂静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谢家的大公子竟张开广袖，长歌起舞：“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”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！

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

“篷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

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

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浇愁愁更愁。

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！”

长袍凌风飘展，裹起漫天的杏花乱舞，洒在空中。谢少渊的身形似一只渡尽寒塘的冷鹤，轻盈飘洒，孤光高洁。歌声更是清亮激越，仿佛银河天流，无始无终。□举手挥袖，边歌边笑，已踏上了陌间，离去。

“疯了……看来真的是疯了……”陡然间，所有人都听见了老阁主喃喃的自语，他看着儿子的目光，怜悯，而又无奈：“卿儿，莫怪爹——你大哥如今的病情，是经不起半点忤逆了……”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连一直怒不可抑的少卿，都恍然明白了什么，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看着在陌上载歌载舞远去的大公子，叹了口气。

所有人都明白——原来传闻是真的，谢家的大公子，的确是疯了。

“少主！少主！”在所有人都发怔的时候，陡然听见绿衣侍女的声音响起在风里：“你的剑！”她提起衣裾，奔了过去，踏着满地的杏花。

谢少渊回身，看着她，然后，伸手，取走她手里包好的长剑，看着她苍白的脸色，忽然轻轻笑了笑，抬手摘下陌上的一枝杏花，插在她的发间。

“回房间里去，等着我回来。十天后我不来，就把我的东西烧了……

“可惜了那把冰雪切，就给你好了……然后，去换一个差使。”“以后你不用呆在那个黑房子里了。

“——快去求菩萨吧，保佑我不要回来！哈哈，哈哈！”他大笑，一声清啸，抽剑起舞。剑光横空的时候，一天艳丽的飞花都黯然失色。一片乱红飞舞里，他高歌纵横而舞，长天空阔，春草萋萋，相送满座衣冠似雪，鼎剑阁少主歌声浩荡，冲霄而起：“我是清都山水郎。天教分付与疏狂。曾批给雨支风券，累上留云借月章。”“诗万首，酒千觞。几曾着眼看侯王？玉楼金阙慵归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阳！”

ACT-5-□药人

洛阳。

毕竟不比江南，虽然有一片的桃林，却尚未开花。

然而，风里，却有落红缤纷。

红雨中，谢少渊踉跄地立起身来，轻轻的咳了两声，冷冷轻笑：“其实……也不过如此。”才一开口，满口鲜血从他嘴里喷出来，染红了他雪白的衣，化入风中。也算是第一次，他受了伤——以前那些对手，根本连他的衣襟都碰不到。

他恍如妖鬼一样提剑默立。□鼎剑阁少主的脸色苍白如雪，长发披散，一身的白衣已多处被划破，一道剑伤从他右胸直贯后背，鲜血满襟。似乎方才的激战已经让他油尽灯枯——然而，即使只是那样的站着，满身凌厉如鬼神的杀气，已经逼的连飞花都无法落入他身边三尺之内！

他没有动，只是看着对面的紫衣中年人。

方天岚。

号称天下英雄第一的，武林盟主：方天岚。

方天岚也没有动，但是，他身上也没有伤——方才，谢少渊刺出的七十二剑，居然没有划破他的一处肌肤！

“剑……妖？”他居然还开口，微微笑了笑，“据说，谢家的大公子，是个……疯子，不是吗？”他笑得更加深，忽然，大口的血，从他口中喷出！

“我，我居然败，败在……一个疯子手里。”在这一瞬间，仿佛有炸弹在他体内忽然爆炸，紫衣方天岚身上的每一寸肌肤，都汩汩的涌出鲜血！

“……天罗气劲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，你才二十出头，不可能练成……”看着身上淋漓的鲜血，一生经历过无数恶战的武林盟主，都忍不住在临死前失去了一直保持着的风范，惊愕欲绝。

谢少渊大笑，重新抽出剑来，剑上雪亮的寒光映着他清瘦的脸颊，笑毕，他皱了皱眉头，叹了口气：“又可惜了一把好剑……竟然钉在你这种人咽喉里。”有些卖弄似的，他忽然反手挽起了千万朵剑花，天空中登时流光飞舞，宛如星辰坠落，伴随着他漆黑如墨的发丝，零落的白衣。

他在剑光中，忽然曼声长歌——“薤上露，何易唏。露唏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？”

在将剑刺入武林盟主的咽喉时，他却在为对手唱起了挽歌。

然而，在那一刻，仿佛看见了什么似的，方天岚的眼睛忽然亮了，带着恍然和震惊的神色，脱口道：“我知道了！原来你是药——”话只说了一半，剑已经抵上了咽喉，然而，就在瞬间停下，等他说出了下一个字：“人！”□□然后，瞬间停止的剑再度加力，毫不留情的对穿而过，透过了一代枭雄的咽喉，“夺”的一声，牢牢的将他钉在了大门口那“天下第一”的匾上！

□□奇怪的，是方天岚临死前，看着他的眼神，竟然带了十二万分的恍然和不屑。

对手的尸体钉在半空，站在方天岚的尸体下，谢少渊脸色却是死灰的。

看着死人脸上最后凝固的表情，顺着死人的目光，他手指颤抖的伸向肩后——破碎的衣衫下，那两处深可见骨的伤疤。那自小就存在的，腥臭的，流着毒液般浓汁的伤疤——他所有恶梦的来源。

——“原来，你是药人！”“原来……我是药人？”他忍不住喃喃重复了一遍，忽然疯了一样的大笑起来。

三日以后，洛阳轰动。

号称天下第一英雄的方天岚大侠，被人用一种残酷的手法，钉死在了牌匾上！

动手的，据说是谢家的大公子，谢少渊。

剑妖。

一定是疯子，才会做这样的事，所有人都说。

然而，没有人留意，同时出殡的，还有洛阳城里最有名的大夫墨十一……

据说，是因为他无法治好一个白衣青年的病，竟然被当场杀死。

大夫的家人说，那个人是个疯子……

他过来要求治的病，是根本没法子治好的。

洛阳城外，古道上，风尘漫天。

白衣长发的青年，狂歌载舞离去，道路上所有人以目送之，诧异万分——“你看，一个疯子！”“真是疯了！怎么家里人也放他出来乱跑？”他大笑，狂歌。

“公子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你自小被下的血毒，已经是一个药人了，怎么还能治好？唉……真是想不到，居然世上还有人会制作药人！”“公子还是不信？药人的习武禀赋，对于伤病的抵御能力，都远远高于常人——如公子你，虽然才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只怕已经是江湖少有的高手了吧？你以为，是因为你天赋异常的缘故吗？”“你脸色变了……我说的没错吧？再问一句，你是不是觉得每次到月圆之夜，体内的血就要如同沸腾般难受？那个时候不杀人不行，对不对？”“那就是血毒……那就是血毒！无药可解的血毒！”“公子，你早就是个药人了，自小就是！你竟然不自知？——”大夫的声音嘎然而止，然后，“嗤”的一声，是热血迸射的声音。

许久，有低低的声音传来，自语般的问：“爹……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！”他忽然仰天大笑，笑声穿云裂石，惊动了内外。等神医一家急忙跑过来看时，房间里只有墨十一一个人——被一支象牙笔杆的湖笔，钉死在药橱上。

那个来求医的年轻人，早已经不知去向。大家面面相觑，忽然，有人轻声道：“快听！”

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

“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！

“……”恍惚间，有清亮的歌声，从远方传来。

ACT-6-沐火

外面的人，都喧闹着，拥挤着，喊着：“失火了！失火了！”然而，只有她，只有她站在那里，站在烈焰映照的漆黑房间里，看着四壁上渐渐燃起的烈火，无声的微笑着，没有动。

手里，拿着那把吹毛断发的利刃：冰雪切。

“里面有人吗？快出来！房子要倒了！”她听见外面有救火的人焦急的喊，然后，她笑了笑。

已经是第十一天了……

少主，不会再回来了。

“十天以后，如果我不回来，你就去找余总管，让他给你重新安排个差使。然后——把我用过的东西，都烧了。不要被那些人的手弄脏……”那么，就全烧了罢……少主。

在看见火焰舔上自己青色的衣襟的时候，她忽然微笑起来——其实，这样是最好的了……不然，有时她都不敢想象，以后会怎样。

冰雪切轻轻敲击着案上燃烧的古琴，青衣的女子忽然幽幽的笑了起来，低声唱道：“谢家庭院残更立，燕宿雕梁，月度银墙。不辨花丛那瓣香？”“此情已自成追忆，零落鸳鸯，雨歇微凉。十一年前梦一场。”

“爹，好像幽草还在里面！”门外，二少爷少卿忽然叫了起来，毕竟是习武之人，不比一般，隐约听见了火海中有女子的轻歌。

他想冲进去，却被父亲一把拉住：“没有人，里面没有人了！知道吗？”“可是……”少卿不服，抬头，却看见父亲不容反抗的眼神，那样凌厉，那样凶狠的近似于狰狞！他忽然心中一凉，不再说什么。

“这个不祥的居所，烧了也罢……”挥挥手，止住了下人们扑灭大火的努力，鼎剑阁的主人气定神闲的吩咐，眼神里有无奈和悲悯：“少渊已经疯了，擅自去杀了方大侠，又杀了洛阳名医墨十一……唉唉，

这个孩子，为什么，偏偏要有那样的病！”说起自己的大儿子，阁主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。

“爹，大哥，大哥真的是……疯了吗？”少卿不敢相信的问。

父亲看了幼子一眼，冷冷反问：“他连阿绣都要无礼强占，你还认为你大哥没有发疯？——莫非是要我承认，我当时和少渊说的话是有效的，是吗？”少卿脸色阵红阵白，终于，低下了头，不说什么：“或许……或许吧，大哥，是疯了。”

“哗啦啦！”烈火之中，主梁终于被烧断了，整片砸了下去，高大的重檐明堂忽然间就矮了一截。

“快看，快看！飞仙，飞仙！”陡然间，下人们中起了骚动，此刻，所有人，都看见忽然天空中有闪电般的白光一闪，仿佛被无形的手推挤着一般，在白影所到之处，火焰居然纷纷向两边分开！

众人来不及细看，那一袭白衣已经没入了熊熊的火海。

“爹……大哥！是大哥回来了吗？”看见着匪夷所思的一幕，少卿颤声问，语气不知是喜是忧。

谢家老爷的脸，忽然间变得凝重之极，如临大敌的看着火焰。

忽然间，他就对周围的心腹吩咐：“快传鼎剑阁的四位长老和两位护法！和他们说——最后的时候到了，按计划行事！”

十一年来梦一场……

自从姐姐死后，她就觉得自己一直在做一个梦……在夜里，做着永远都不能醒来的梦。

身边，永远只有尸体，血腥，还有死亡……

唯一真实的，是那个如妖如魔般邪异的年轻男子。习惯了黑暗中视物以后，每一个夜晚，她只是看着他在做着莫名的事情。

看着他大笑，杀人，把尸体钉上墙壁……

看着他在月光下吟诗，长歌，起舞……

一直到本来胆小的她都视死亡为无物。

很多时候，她都觉得，连这个人都是虚幻的——那一晚，在看见他跪在地上痛哭的时候，第一次，她感觉到，他是真实的。

是活着的，有血肉的，人。

然，她知道少主没有疯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只是停不下来而已……

这么年来，呆在他身边，她的内心，都渐渐不由自主的被那样的黑暗吸引了吧?

她居然喜欢那样的不见天日。

虽然看不见他，却知道他在黑暗的某一处，于是，就心安。

即使在那样的黑夜里，她总是能看见十三岁的姐姐站在角落里，悲哀而无助的看着她，面容扭曲着，却低着头——宛如一朵安静开放的小白花。

姐姐……姐姐……我不会忘记的。他现在，再也不能杀人了……

这样，是最好的结局了吧?

在呆呆的抬头，看着漫天而落的燃烧的巨木的时候，她在心里长长的叹息了一次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你想做甚么？！”陡然间，她看见头顶的烈焰忽然散开，宛如烟火般纷纷避落在身边，她还没有明白过来什么，只是觉得身体一轻，等到回过神时，低头已看见燃烧的房子已在自己的脚下。

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她竟然已经纵身在半空。

是梦吗？是幻梦吗?

“谁叫你自焚的？！真是疯了！”耳边，忽然真真切切的听到了那个一向只在黑夜里的声音，带着冷意和懊恼，然后，她的身体蓦然的一沉，飞快的向下坠落。她下意识的伸手，抱住了身侧的人——“少主？真的是你吗？少主！”连她自己都没有料到，她的声音，居然能承载如此的喜悦。那个人，第一次，是真真实实的，近在咫尺的，并不是，黑夜里那个影子和声音而已。

话音没有落，她已经被他横抱着，落在离火场十几丈以外的另一个天井里。

那些仆人惊呼着，如同鬼怪一般的看着从天而降的两个人。

“我回来了……”他低头，看着她，说。

半个月不见，少主的面色益形苍白，默默地注视着他唯一的侍女，眼睛深处居然有近似于失控的疯狂和黯淡，仿佛是一头咬牙忍受着痛苦的野兽。

看着他的双眼，幽草觉得这那里隐藏着一把寒冰制成的剑。她不由自主地垂下头，然而少渊却用手托起了她的下颌。在他的手接触到肌肤时，她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冷战，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皮肤苍白，有如坚玉。

她只有垂下眼皮，任由他凝视自己的脸，忽然，耳边听见他问：“你，在等我吗？”幽草点了点头，想了想，忽然又摇头：“我……想去找你。”想去找他……所以，她才在火里。

“真是疯了。”他叱道，但是眼睛深处却有异样的亮色，忽然轻笑，“看来，真是和我一起待得太久了……”脸上忽然有些热，她想是火烧过的缘故。抬头看他，忽然，眼光扫过，却看见那边熊熊的烈焰里，有个白衣的小女孩，静静的对着她笑，宛如一朵开在幽暗角落的白花——姐姐。

莫名的悲伤如刀刃般狠狠地划下，她触电般的从他身边退开了一步。

ACT-7-疯狂

谢少渊没有没有再看她，仿佛他的心思也转移到了别处，他眼睛里的光芒越来越盛！

“你先离开鼎剑阁——我去找谢青云算帐！”不知为何，他忽然直呼起父亲的名讳，声音恶狠狠的，宛如野兽。

幽草一惊，眼色复杂的看他。

“少主，你——”她颤声问，然而，话音未落，谢少渊已经不在当地。

“渊儿的病越发厉害了……只怕有一天，他会六亲不认。”记得一个月前，老阁主曾在大家面前忧心忡忡的叹息。看着从少主房间里被抬出的洛河少侠莫宁惨不忍睹的尸体，所有人都重重点头。

妖剑……少主那样如妖附身的剑法和脾气，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。

今日，看他说起父亲的眼神，幽草意识到——那一天，恐怕终于是要来了。

又会有人死。

只要他一疯狂，必定会有人死！

“为何？”“为何要对我下毒？！”他看着父亲，那个被鼎剑阁长老们簇拥着的父亲，问。

“毒？哪里有毒……可怜的孩子，你病了，需要吃药而已。”谢家的一家之主坐在高堂上，俯视着自己的儿子，眼神温和而无奈。

谢家的大公子，鼎剑阁的少主，忽然大笑，猛烈的摇头：“不，那不是药！那是血毒！你要把我变成药人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！”老阁主看看儿子，又转头看看旁边的护法和长老，叹了口气：“渊儿，你真的病的很厉害了……你这次出去都做了些什么？你自己知道吗？”“我只是

要你去洛阳拜访一下方大侠，你竟然把他杀了！”“你都做了些什么阿！”

谢青云叹气，摇头，看着提剑站在一边的大儿子，终于慈爱的叹气：“不过，我知道，不能怪你——你本来就是有病的，是我不好，不该让你出门远游。”“明明是父亲你叫我杀的方天岚——！”怒极，他大喝，陡然间有如疯狂，手中的冰雪切挥出凌厉的弧度。

所有长老立刻围了上来，防住他。

“大哥。”站在父亲身边的二弟忍不住叫了一声，看着他，眼光怜悯。

“你看你……又开始糊涂了。”谢青云目光慈祥地抚上儿子的脸：“好好控制你的情绪，放心，我会继续治好你的病。”“我没有病！”白衣仗剑的青年，厉声大叫。眼色却狰狞如妖魔。

就算是有，也是因为面前的这个人！正是父亲，自小以来，就压迫着他，令他变得神经质。

药人！是谁让他这样生不如死！

“这里还有一些药，”父亲不理会他，微微笑着，从怀中拿出了一把黑色的药丸，递过来：“把它吃了，吃了你就会好了……”“不要！”他有如野兽一样的叫了起来，目光凶狠的看着父亲。

“大哥……不要任性了。父亲是为你好。”在一边的二弟少卿，终于出言劝阻。

谢少渊不作声看着他，看着他年轻英俊的弟弟，目光在冷酷中带了一丝讥诮。

少卿开始被大哥的目光看得毛骨悚然。他怀疑地问：“大哥？”终于，他失去控制地对着弟弟狂笑起来——这个十九岁的，受宠的健康的弟弟，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什么！享有着作为长子才享有的一切，所有的血汗，痛苦却要他来一个人背负！该死的！

在无法忍受的冲动下，他忽然跳起，一剑刺向少卿的咽喉——想象着那里鲜血喷涌的景象。然，似乎早有准备，琴剑两位大护法的招式，正好封住了他的去路。然而，剑尖吞吐的凌厉剑气，还是划破了少卿的脸颊。

少卿被吓得从椅子上跳起，连连倒退三大步。看着他，目光无奈而畏惧。

“没办法了……渊儿是疯了。”终于，一字一句的，坐在高台上的父亲，下了断言：“得把他关起来，不然又要惹祸。”“我根本没有疯！没有！”他大笑，睥睨着那一群武林里的头面人物，手里的冰雪切闪动寒光点点——“你们看！这是什么！这就是他给我种的血毒！你们看！”狂笑中，他撕破了肩头的白衣，肩胛骨下，两处溃烂的伤口赫然可见。他回过手腕，一剑削在自己的肩头！

血如泉水般涌出，腐烂的肉被削去，但是，在白森森的骨头上，那黑色仍然顽固的存在着。

“快阻止他！渊儿疯了，要自残！”脸色变了变，谢青云忽然冲口命令，两大护法，四位长老，就包围了大公子。

“我没有疯！没有！”他大笑，挥剑，银光流转出漫天的繁星。而他的身形如同鬼魅。

“少主，快冷静下来！”周围的人急忙劝阻。

“大哥，住手啊！你疯了？”二弟的声音无力而无奈。

“渊儿，莫要再发疯了！”父亲的声音，冷漠而严厉，一如既往。

“我没有发疯！没有！”他继续大笑，挥剑而舞，毫不留情的，刺入一个个人的咽喉。

在片刻之间，四大长老已经分别倒了下去。

“妖剑！妖剑！”围观的仆人中，忽然有人惊惧的喊。

“少主……”他听见了人群里，有个人轻轻的惊呼，然而，此刻的他不能顾及。

血的味道……真好。

他眼神亮的如同闪电，舔了舔剑上的血，扬起剑，指住了父亲的咽喉，冷笑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我做成药人？回答我！”谢青云仍然是不动声色的笑着，慈祥而无奈，然而，只有细心的人，才看见他的嘴角轻轻翕动了几下，似乎无声的说了一句什么。

那一瞬间，站得笔直的谢少渊如遇雷击，猛然一震，抬头，眼睛里似乎要滴出血来！

“谢青云！我非杀了你不可！”他的眼神，再一次涌现出了浓厚的阴郁。

那是杀人者的眼神。

“少主……住手！你疯了？阁主是你父亲啊！”人群中，那个声音忽然颤抖而清晰的响亮起来，谢少渊终于忍不住缓缓回头，看见站在堂外，一身青衣的年轻侍女。她看着自己，目光……居然也是同那些旁人那样的悲悯而无奈。

一直桀骜冷漠的眼神里，第一次有震动，似乎是不可置信的，他低声问：“你，说什么？——你，也说，我，疯了？”他的眼神在散落的长发下看过来，冷的如同冰雪，但里面隐隐的，却是烈火般燃烧的痛苦和疯狂。

此时，所有的目光，都落到了那个青衣的丫鬟身上。

“幽草，你服侍了他这么多年，你说，渊儿是不是疯了？”忽然间，高高在上的老爷，声音忽然飘落，轻飘飘的一句话，落到她身上，却砸得她身子一晃，几乎站不住。

幽草抬头，避开了少主的眼睛，慢慢走过去，站到了谢青云身边——她幽幽的说，语气似乎是在叹息：“老爷……该好好把他管起来了，不要再让他杀人。”“大少爷……是疯了。”

“来人，把大少爷送回房里去，好好看顾！”谢青云看着幽草，眼色里有些微的得意，吩咐。

然后，耳边，忽然听见了冲天而起的大笑，凄厉疯狂，有如海啸狂风，入耳惊心！

“很好，很好！”谢少渊仰头长啸，狂笑，“——你们才疯了！你们才是一群疯子！”忽然间，他目光闪电般落在青衣少女的身上，似笑非笑的：“好好好——我就算是疯了！那又如何！今天，我非要杀了谢青云这个老狐狸！”他身形一动，整个人宛如出鞘的利剑，直奔堂上的谢阁主而去！

剑出，寒芒一片。

冰雪切，宛如流进万载光阴，终化虚影。

谢少渊的手中仿佛已经没有剑，只有一道虚影掠向老阁主的咽喉。虚影的背后，他一袭白衣飘零如霜天孤鹤。无论剑，还是人，都在有无之间。

那是必杀的一击。

鼎剑阁中，连琴剑两大护法也只能挡他一步而已！

妖异的剑光，直射咽喉。

然而，却在瞬间化为静止——硬生生的，停住。

停在青衣少女光洁的额头上。距离三分。

吞吐的剑气因为被瞬间猛烈的收回，而撞向了出招者自身，连妖鬼一般的大公子，都不由身子微微一晃。

“快！”拉过幽草挡在身前，谢青云对左右一声断喝。

在同时，背后的两大护法同时出手，各自全力出剑！

仿佛是演练过了无数次，琴剑两人的配合妙到了豪巅，就在那妖鬼般的剑停滞的片刻，“唰唰”两声，两柄细长的剑，已经从他的左右肩胛骨下刺入，锁骨下穿出！

剑妖公子，就被钉在了空中。

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左右肩胛骨的伤处，竟然是他的命门。而他的父亲居然知道。

“大哥……大哥。”看着他那一瞬间痛苦的表情，少卿不由自主的脱口惊呼。

谢青云仍然坐在那里，隔着苍白着脸的幽草，看着自己的大儿子，微微笑着，甚至还叹了口气，慈爱的说：“可闹够了罢？来人，把大少爷送回房里去，好好看顾！”“衣冠禽兽！疯子！”少渊的眼色如同疯狂，手中的剑欲要举起，然而背后护法只是把贯穿他右肩的剑一绞，他手中忽然毫无力气，“叮”的一声，冰雪切掉落在地上。

周围的家臣属下一拥而上，反剪住了他的手，生怕这个魔鬼般的人在逃脱。

“少主！”看着满身鲜血的他那样桀骜不甘心的眼神，再也忍不住的，泪水从青衣侍女的脸上如断线珍珠的滚落，她扑上去，扶住了他摇摇欲坠的身形，哽咽着。

“小心！”周围的人齐齐惊呼，幽草只觉得耳边一阵剧痛，讶然抬头，看见的却是如妖如鬼般可怖的眼睛，那里面，幽暗而猛烈的火光，仿佛在地狱里燃烧！

她被人拉开，捂着左耳，惊惧交集的看着他。

“呸。”冷笑着，将咬下的一块血肉吐在地上，他抬起眼睛，看她，轻蔑而冰冷。

然，尽管这样，方才，他还是停住了到她额头的剑。

桀骜而冷漠的，他看着面前的所有人，然后，带着满襟鲜血，头也不回的走开。

“唉唉……真是家门不幸，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！”仍然带着怜悯和苦恼，谢家的主人看着自己发狂的儿子，摇了摇头。

然后，关切的回头，看着仿佛失去了魂魄的青衣丫鬟，温和的问：“怎么？快叫大夫来！你今天做的很好，不亏了我这么多年让你呆在渊儿身边的用心——要什么赏赐？尽管开口。”所有的下人，都羡慕的看着她，然而，她却没有说话。

她的神色，一直是痴痴的，忽然问：“以后，少主不会乱杀人了吧？他不会再杀人了吧？”她一直一直的看着堂中那个角落，仿佛看见了什么。幽幽的问。

阁主的神色也有些异样，眉头皱了皱，但还是耐心的回答：“是的，以后我会好好的看管好渊儿……就算看他发病受苦，也绝对不会让他再杀人胡闹了！”“那么，就好了……”幽草终于微微的笑了，扬起头，忽然说——“我想以后继续服侍少主……请阁主恩准。”看着老爷有些阴沉的脸色，她却丝毫不惧，反而对着那个角落里笑了笑……那里，她终于看见那个安静的，如同一朵小白花那样的女子缓缓抬起了头，微微对她笑。

姐姐……你安心了吗？

ACT-8-雪狱

“听说幽草那个丫头，老爷给她什么赏赐都不要，却居然还要求去雪狱里服侍大公子！”“真是胆子大……那个妖怪一样的大公子据说想吃了她呢！”“是阿是阿，那一天，真真吓杀我了……”“看来，是跟了大公子太久，幽草那个丫头也有些疯了。”手里提着食盒，走过长长的廊道，隐约听见那些侍女们的议论。

她只是低头，默默走过。

耳上的伤口已经痊愈的差不多了，然而，每次一想起当天他最后看她的眼神，心就仿佛被再一次血淋淋的剖开。

少主被关在这个雪狱里——那个阴冷幽闭的地下密室。

三面是玄武岩的墙壁，一面，厚重的铁门隔开了外面的一切，只留下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窗，可以探查，门下一个狭长的缝隙，却是送饭的抽屉。

谢老阁主对武林所有人保证，他的儿子被好好的看管在一个苍蝇都飞不出的地方，以后，再也不会出来为祸武林……

因为我儿子疯了，所以，他做的什么和鼎剑阁一点关系都没有……以后，我保证，犬子再也不会出去胡闹了。

带着一些无奈和苦痛，老阁主对那些上门论理的武林头面人物解释，然后，带那些人，去参观那个被囚禁在密室铁门里的儿子。

在那些人从小窗里面窥视的时候，里面那个人便狂躁的站起，大笑，拼命撕扯着那些贯穿在自己身体里的铁镣。

“原来，真的是一个疯子啊……”那些人，在看过被严密关押起来的鼎剑阁大公子以后，都有些茫然若失的叹气——既然是一个疯子，那么，那些仇，也是报不得的了。

从那个小窗里看进去，阴沉的光线下，她看见有沉重的铁镣锁住了他的双手双脚，而另外还有两根，穿透了他左右锁骨，把他活生生

的钉在了方圆三尺之内。只要稍微使力，便痛苦不堪。

在铁镣穿过的地方，他伤口已经全部溃烂，即使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是脓水的气味充盈在整个地牢中，无法掩饰。

他再也不愿意和她说话，也不进任何饮食。

幽草去求老爷找一个大夫来给少主治伤，老爷却淡淡的笑着，说："渊儿简直是个妖怪啊。那么一点伤，怎么死的了？你也不用太费心，这个儿子，我就当没有了……"她在一边低着头，咬着嘴角，轻声说："老爷，少主不怕死，可是——他是个有洁癖的人！这样比杀了他还痛苦啊！"然而，老爷已经转头和总管笑语去了。

——老爷当然应该高兴，因为方天岚死后，今年武林盟主的位置，十有八九是该鼎剑阁的主人来当了。

看着当父亲的那样的淡漠，对比起以前他的慈爱，幽草终于隐隐知道，阁主是在故意折辱这个桀骜的儿子……

老阁主……真是狠心啊。虽然不能放任自己的儿子乱杀人，但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，难道关起来以后，连死活都不管了吗?

她是一个下人而已……又能如何。

何况，将少主幽禁起来，至少，不会再由他杀人了。这是好事——所以，我做的对。

她一遍遍的对自己这样说。

昨夜是满月，按以往的惯例，他是要杀人的——然而，他却被锁在了石壁上！一整夜，他挣扎厉呼的声音让她听得夜不能寐。

她在中夜坐起，在那道厚厚的铁门外痛哭，拼命拍打着，叫着里面的人，然而，那疯了一样的人没有回答。只是在里面狂歌，声音到后来已经辨不出是哭是笑。

如果实在非要杀人的话……如果不杀人少主就会死的话——那么，还不如杀了我吧。

但是……这并不是她一个人死就能够解决的。他以后还是要杀人的……

少主，已经是一个饮血的魔鬼了。

“少主，用膳了。”然而，铁门里面的人还是如同以往一般，没有出声。

她踮起脚，从窗口看过去，只见幽暗的光线里，他带着镣铐，靠着冰冷的岩石墙壁，看着房间的角落，不知想什么，却微微皱眉，只觉眉间的皱痕有如刀刻。

他瘦的越发厉害了，双颊深深的陷了下去。整日整日的不动，偶尔站起来，却是狂躁的扯动锁住全身的铁镣。然而，因为穿过了肩胛骨，让他的双手却使不出半点力。手还没举过肩头便颓然落下，于是，一边大笑着撕扯肩背的肌肉，一边猛烈的咳嗽起来。

“少主，吃点东西吧。”她抚着冰冷的铁门，轻声劝告。一句话未落，却看见他猛然抓起门底下送进去的饭菜，大笑着，狠狠对着她砸了过来。

幽草下意识的躲避，碗筷却在扔出不到三尺后掉到了地上——以他目前的力气，居然已经连扔一个碗都作不到！看着落到地上的碗，连他自己都怔了一下，然后，再次仰头大笑起来，一边笑，一边咳嗽，忽然整个人弯下了腰去缩成一团。

“少主！你怎么了？很难受吗？！”抓着小窗的边缘，她带着哭音喊，“不要笑了，少主！求求你不要那样笑了！……我知道你没有疯！求求你……”剧烈的咳嗽和狂笑都在一刹间停止，那一刻的密室，忽然空旷的有些可怕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你现在却说我没疯？”片刻的沉默后，那个人再度笑了起来，但是笑声却是极度的愤怒和萧瑟，然后，他缓缓回头，看着窗口里侍女含泪的脸，目光清醒冷漠的如同冰雪：“为什么？幽草？”

她看着那个光线黯淡的密室，那个角落里，缓缓又浮现出了那个白菊花般安静的小女孩，低着头，披散的头发遮住了脸，有些羞涩的站在那里。

姐姐……绿衣侍女温柔的眼睛里，忽然也有利剑一般的亮光！

“因为，少主你杀了我姐姐……你杀了我姐姐！”“你不要那样看我！你当然记不得了！”“你每月都要杀人，发起狂来六亲不认，二十年来杀了多少人，你只怕早忘了吧？”“可是……我只有一个姐姐啊！”她的眼睛里流下泪来，黑暗中那个人也怔怔的看着她，目光里的锋芒，缓缓的黯淡下去：“幽草……”他忽然叹息一般的低声说了一句。

“姐姐那个时候才十三岁，来服侍少主，来的当天晚上就被你杀了！”“老阁主让我们进去收尸……我进去，进到那个黑洞洞的房间里，忽然碰到了满手的血——是姐姐！姐姐被挂在了墙壁上！喉咙里钉着一把剑……”“她的脸色，扭曲的那样可怕——”“那个少主一定不是人！一定是疯子！十一岁的时候，我就那么想。”“后来，老阁主指派阿绣来做你新的侍女，阿绣怕的要死，于是，我对老阁主说，让我去吧……阿绣她比我还小。”“却没有想到，一直能在你身边，活那么多年……”

那个人终于垂下了眼，那一刻，他是前所未有的安静和沉默。

“或许——我真的是疯了？”黑暗中，他忽然自语。

“少主没有疯……少主只是病了。”幽草的声音哽咽起来，“那一夜，我听见老爷和你说的话，才知道你自己也管不住自己——看到你发病时候的那个样子，就忽然明白其实少主也吃了很多苦……”“本来觉得少主你是该死的……但是，生这样的病，也不是你的罪过啊！”“可无论如何，不能再任由少主杀人了……不能再有人死了！”“所以……我才对大家说，你疯了。”“这样，老阁主终于会狠下心来，不放任你杀人了……”“少主，幽草只是希望你以后都不要杀人而已……老阁主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的病，他一定会找人治好的。幽草……无论如何，会在这里陪你。”寂静的房间里，她的声音宛如清泉一般滑落，柔和而坚定。

“哈，哈哈……”低着头，沉默的谢少渊忽然又笑了起来，声音再度有抑止不住的疯狂。

“少主？少主！”有些惊慌担忧的，她呼唤。

“——谁说谢青云那个混蛋是我父亲？！他根本不是我父亲！我根本不是他儿子！”仰头大笑，鼎剑阁的少主眼睛里有火在燃烧，回头，恶狠狠的盯着幽草，问：“有哪个父亲，会自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下血毒？有哪个父亲忍心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药人？！”“我根本不是他儿子，根本不是！”“那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对我下血毒，那个老狐狸笑着，用传音入密对我说：'你不过是路边拣来的弃婴而已！根骨那么好，不做药人岂不是可惜了？哈哈！少卿才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的一切，包括你用血肉换来的，将来都是他的！'”“但是表面上，那个衣冠禽兽，却看着我，对大家说：'可怜的孩子，你病了，需要吃药而已。吃了药，你就没事了……'”“我要杀了他！我知道他是故意在激我动手，可是我真的要杀了他！”“哪怕别人都认为我真的是杀父的疯子！”“哈哈哈哈！”

他大笑，笑得再度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弯下了腰。肩头的铁索不停的晃动着，有模糊的血肉和脓液，从那里不停的渗出。

“……”一时间，她竟然无言以对。

一直，心里也都有些奇怪：为什么明明是自己命令少主去杀的方天岚，老阁主却在众人面前一口否认。而且，虽然平日对于少主是那样的慈爱，可是却不允许二公子接近少主——“少卿，你大哥和你不是同一种人！别惹他！”似乎，一直以来，老阁主都是处心积虑的对外营造着一种印象——他的大儿子，是一个疯子……老阁主不引为耻，有意无意的，一次次的在大家面前那么说。

自从将少主囚禁在雪狱以后，他更几乎已经把这个儿子当成了囚犯。

幽草的脸色苍白如雪，恍惚中，忽然看见暗室的角落里，那个白衣女孩虚幻的影子渐渐抬头，对着她笑了——咽喉里插着剑，那样的笑容却是悲凉而讽刺的。

姐姐？

我错了吗？我真的大错特错了吗？

该死的，是老阁主，是吗？是他杀了所有人，包括他“儿子”在内！

“当然，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……反正我只是一个疯子！”他微微冷笑着，说，眉间的皱纹有如刀刻，复又低下头去，猛烈的咳嗽。

“我相信你。”她有些恍惚，喃喃说，身子晃了一下，只觉毫无力气，只好将身子靠在了铁门上：“可是……如今我相信……又有什么用？哈哈。”脸色雪白，她忽然低头莫名的笑了起来……原来，所做的一切，都逃不开那个翻手为云覆手雨的计算？这么多年来，她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挣扎，都是无用的吗？

第一次，连她都有压抑不住的想大笑的悲凉和愤慨……原来，长歌，是可以当哭的。

“不必如此，幽草……只要有一个人相信，我就不会疯。”黑暗中，那个人忽然说。

抓着小窗口上的铁栅栏，她低头痛哭起来。

ACT-9-蛊毒

那一日以后，他终于肯勉强进一些饮食，然而，却从此极度的安静下去，不再狂躁不安，甚至连血毒发作的时候，都极力忍着不发出声音来。

然而，他的人一天天憔悴下去，眼睛里本来妖鬼一般的亮色，也渐渐黯淡。

秋天来了，冬天来了……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。

“今天是元宵了吗？”看着食盒里的汤团，少主忽然低低问了一句，嘴角有莫名的笑意，抬头看着窗口里的幽草。幽草忽然发现，他鬓上居然有淡淡的霜华！她蓦然又有想哭的冲动，但只是点点头。

“外面一整天都好吵……阁里有什么事情？”他问。

迟疑了许久，青衣侍女终于低头，轻轻回答：“今天……是二公子，和阮姑娘的大喜的日子。外头，来了好多宾客。”里面的人许久没有说话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幽草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少主不用难过，阿绣她其实——”“那只是个玩笑。”他忽然站起，肩头的铁镣蓦然滑落，扯的他皱了皱眉头，然而，他的神色却是冷漠而无谓的，淡淡道，“只不过，当时看不得少卿和她那样的笑容而已……看来，我是有病的……我看不得别人那样的笑。”“我知道阿绣是你的手帕交，我也只是吓吓少卿而已。何况……她那样的女子，怎能配在我身边活下去。”他回头，静静看着外面那张苍白的脸，忽然笑了笑，说：“你瘦了很多，幽草。”

“草儿？真是好久没见你了呢！”锦绣灿烂的兰剑室里，正在打点着嫁前奁笼的红衣少女惊喜的直起了身子，跑上去抓住了自幼相熟的姊妹的手，灿烂的笑靥如花朵一样的盛开。

自从十一岁那年，幽草自告奋勇的代替她去服侍大公子以来，她一直都把这个青衣的同伴视为救命恩人，情同姊妹。

幽草眼色飘忽的看她，忽然笑了笑，淡淡道：“阿绣，如今你是快要当二少奶奶的人了……以后，不要和我们这些下人如此随便，会在夫家失了自己的身份。”阿绣的笑容更幸福，灿烂的如同阳光：“放心，少卿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嫌弃我……真是我的好命了……”她看着好友日益苍白的脸色，忧心忡忡：“听说，你还是跟着大公子少渊？——那个疯子，有什么值得你这样？”想起那一日在郊外他对于自己的侮辱，阿绣温柔的脸色就变得铁青，恨恨道：“幸亏是他疯了！否则，岂不是要逼着我做那个家伙的侍妾？”“他没有疯。”忽然，青衣的女子淡淡说，然后，重复了一遍，“少主没有疯。”诧异的看着幽草，阿绣忽然忍不住轻轻笑了起来：“看你……那么认真的说笑话——那一天，是谁亲口说少主疯了来着？唉唉，我说你啊……真的是跟着那个人太久了，小心也会疯掉哦。”虽然是说笑，看着憔悴不堪的好友，阿绣容光焕发的脸上也有怜惜之意，叹道：“草儿，不要再犯傻了，你看看你自己，都瘦成什么样子了——不如，我出阁以后，求老爷恩准，把你带过兰剑室，都是好姊妹，以后也可以相互照顾着。”“阿绣，你说笑了。那样的福气，幽草享不起。”幽草涩涩的一笑，看着她那样幸福的神色，眼睛里居然有潮湿的感觉——仿佛是有什么阴暗的东西再侵蚀着她的心，让她内心，居然有一种狠狠抬手，把那些幸福打的粉碎的感觉！

终于明白少主当时的心情……疯了。恐怕，她现在这样的心情，也是快疯了。

许久，她的眼光落在兰剑室壁上挂着的一把银色长剑上，略微怔了一下：“冰雪切？”她忍不住脱口说了一句。

“嗯，是啊……是大公子以前的佩剑。”也看着那把剑，阿绣的眉头皱了起来，有些嫌恶又有些无奈，“现在老爷给了少卿了——其实，有什么好？沾了那个疯子的手，让人看着都心惊肉跳。”毕竟是将要做少奶奶的人了，虽然没有想到什么，但是已经有意无意的忽略起身边好友的感受了——“哦，要回去给少主送饭了。我先走了。”心里又是一痛，怕眼睛里的阴暗会流露出来，她连忙回身告退。

“哎，草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，还没说呢！”身后，阿绣的声音传来，她却头也不回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来恭喜你出阁而已。阿绣。”

不用说了……本来，是想求这个幼年的好友帮忙，看看能不能劝说老爷开恩，派一个大夫来，替少主看看越来越严重的病——他的神色越发黯淡了，日夜咳个不停，肩上的伤口腐烂的气味让人毛骨悚然。

如果不请医生来，他会死的……他会死在那里的！

然而，看着阿绣幸福的神色，听着她语气中对于疯子的鄙薄，她终于什么都没说。

没有人……没有人可以帮她了。

所有的人，都疯了……都疯了！

“方老夫人，你也未必太过于逼人吧？怎么说少渊都是我儿子，在下已经将他监禁，他此生再也难脱牢笼，难道要我杀了他你才肯罢休不成？”“谢阁主，令郎已经疯了！现时虽然暂时给你关了起来，难保有一天不会出来为害武林。连我儿天岚都不是他对手，到时，谁能够制住他？而且……天岚就这么被一个疯子莫名其妙的杀了不成？！无论如何，我们方家不会罢休的！”“方老夫人，今天请你来是因为卿儿的大好日子，你竟是来寻仇的不是？那么多武林元老都被我邀来了，等会就请他们来评这个理——！”“哈哈……谢阁主，你的心思，我那还有不知道的。今日，不仅仅是要替儿子成亲罢？请了那么多元老来，也是想趁机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，笼络人心，以便让你可以当上下一任的武林盟主吧？”“……方老夫人果然睿智。”“明人不说暗话，虽然令郎是疯了，武林道义奈疯子不得，谢阁主，但若是你不让他给天岚抵命，方家第一个反对阁下就任！洛阳方家虽然不才，但是这点影响还是有的。”“儿子虽然是儿子，但是疯了的话，也不必留了罢？——武林盟主之位和疯癫的儿子，孰轻孰重，谢阁主一代枭雄，自己心里明白。”“老夫人莫走……容我想想！”终于，沉吟一番后，里面那个平日慈祥的声音，几乎是恶狠狠的道，“既然这样……少不得，是大义灭亲了。今晚，会给老夫人一个交代。”

问鼎阁里的对话，终于结束了。

然而，站在窗外的她却全身僵硬，半晌不能动弹……从兰剑室出来，横了一条心，她决定孤注一掷的去哀求老阁主，然而，却在问鼎阁窗外听见了这样的对话。

惊惶的后退，然而一回头就看见老爷已经站在了面前，看着苍白的脸，那样温和的笑着，微微点着头，叹息："也真是难得，少渊居然碰上了你这样一个侍女……他也该瞑目了。"然后，她的咽喉忽然被扣住，意识在瞬间模糊。

"算了……现下杀了你，下午不见你去雪狱，少渊难免会起疑心，虽然不见得能怎样反抗——倒不方便晚上去下手了。"忽然，濒死的她又听见老阁主喃喃自语，然后，下颌被重重的捏开，苦涩的药汁灌了进来，流入咽喉。

"这是紫心蛊……你也知道它的厉害。"用力睁开眼睛，却正看见老阁主微笑的威胁，看着她，说，"你一向是个聪明的丫头，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只要乖乖的过了今天晚上，等我处置了少渊，明日就给你解药。""不然，蛊毒发作，可足以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"

看着老爷扬长而去，那得意的目光，仿佛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，无一能逃脱。

心口已经有隐隐的痛，她知道，那是毒虫已经在血液里繁殖了。

挣扎着，扶着廊道的阑干站起，她抚摩着咽喉方才被卡住的地方，用力喘息。

绝望而无助，终于把她击倒。

她抚摩着咽喉，终于无声的痛哭起来……没办法了，真的没办法了？！

"哎呀……草儿，你怎么了？摔到了吗？"绝望中，耳边忽然听见了殷切的话语——那样明快无忧的语气，内底里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幸福——是阿绣，那个幸福的阿绣。

将要成为二少奶奶的阿绣。将来要成为鼎剑阁女主人的阿绣。

她刚从兰剑室出来，看见好友正从地上站起，不由得关切的跑了过来，扶着她，进自己的房间休息。装饰的华丽非凡的房间，贴着喜

字，描龙纹凤。

今夜要出嫁的新娘。幸福的女子。

“我去给你找点跌打药……”支开了喜娘，阿绣自顾自的和好友无拘无束的说笑，转过了头去——今夜，二公子要成亲了，而少主却要死吗？！

不知为何，眼睛游移着，最后竟然落在壁上那把熟悉的冰雪切上——“草儿你看看，这个药行不——”穿着大红嫁衣的女子，高高兴兴的拿着翻出来的药瓶回头，耳边却听见“铮”的一声清音，那把截冰断雪的利剑已经架在了她颈上！

“草儿你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！”被好友眼睛里奇异的光芒吓住，新娘颤声问。

“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！不然我杀了你！阿绣。”幽草的脸，苍白如死，眼睛里有类似于疯狂的光芒，声音颤抖着，手也微微发抖，利刃再阿绣雪白的脖子上蹭出一道血痕来。

喜娘们闻声进来，看见这一幕，无不惊声尖叫。

拉着阿绣，幽草退到了墙角，冷静之极的道：“去和老爷说，要他立刻带我去放少主出来！——不然我杀了二少奶奶！快去！”

平静的鼎剑阁里陡然沸腾了起来，大批的家臣和下属，仿佛从不知哪里的地下冒出一般，匆匆而来，布满了充满喜庆气氛的阁内。连诸位从中原各地赶来“天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！”

“你知道那个叫幽草的丫鬟吧？对对，就是服侍疯了的大公子的——据说，她今天忽然也发疯了，劫持了二少奶奶！”

“老天……阿绣，本来还是她的手帕交啊！”

“所以说，她是疯了。”

“是啊……我看八成是她本来跟着大少爷，就是窥探鼎剑阁女主人的位置——现在大少爷疯了她如意算盘落了空，才丧心病狂的嫉妒起要出阁的阿绣！”

“就是就是！昔日的朋友忽然成了少奶奶，她自己还是个丫头，那还不气死她了。”

“唉唉……说起来，以前那个丫头，还是个安静乖巧的人呢。”

“看来，是跟了大公子那么久，她也疯了。”

几个阁里的侍女，慌乱的聚在一起，在变乱来临的时候，仍然不忘在一起嚼舌根。

“快，阁主吩咐，将邀月楼包围起来！不要让那两个人逃出去了！”

忽然，又有一群鼎剑阁下属的江湖人士冲了过来，侍女们连忙退避，看着那些杀气腾腾的武林人马冲了过去，犹自心惊——“哎呀，老阁主还是放了大公子出来了？”

“那当然了……毕竟二少奶奶在人家手里啊！今天又是成亲的日子，在天下英雄面前，老爷如果不顾儿媳妇死活，那也说不过去。先把人换回来再说别的啊。”

“而且，就算放他出来了，阁里那么多人，又来了这么多武林高手，难道还拦不住一个疯了的大公子？”

“邀月楼……邀月楼。他还真是会挑地方阿——那里的底楼，供奉着谢家祖宗的牌位吧？这一来，老爷又要投鼠忌器了。”

“所以说，疯子也有疯子的聪明呢。”

“唰！”

凛冽的剑气逼得所有人都不禁倒退了半步！

雪亮的剑光一闪，地上的青石被一剑划为两半——“敢越此线一步者死！”

面对着熊熊的火把和大群的武林人，白衣披发的年轻公子，恍如妖鬼一般的提剑而立，目光烈烈如火，然而表情冷漠如冰，看的所有人都不禁心中一冷。

脚步，是不知不觉停住的，在那条线凄厉的弧线面前。

面对着传说中的剑妖公子，鼎剑阁少主，即使是武林成名人物，每个人都迟疑了——生怕这一步跨过，便是生死殊途！

而白衣的谢家大公子少渊，就这样冷冷看了众人，看了父亲一眼，对身边青衣的侍女道：“幽草，我们进去。”

“阁主，怎么办？”琴剑两位护法，有些为难的看着主人。

看了看周围的人，谢青云的脸上有痛心疾首的表情，摇头，叹息："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啊！——渊儿一发疯，会变成这样。本来今天是卿儿的大好日子，结果……"

他重重叹息，最后抱歉似的对众人道："大家也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是谢家的事，老夫自然会处理好……唉唉。只是，渊儿武功太高，如果生擒，恐怕几乎反而要被他所杀。——如果情况危机，少不得，老夫是要大义灭亲了。"

"谢阁主说得对，壮士断腕，只是痛在一时。如果将来令公子又逃到江湖上，不知道会滥杀多少无辜！我家天岚也不是泛泛之辈，依然不是这个疯子的对手，其他可想！"

大声赞同的，是洛阳方家的老夫人。

两位武林首领人物已经点头，周围应和的人便多了起来，一时间，大部分人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：即哪怕杀掉谢家少主，也不让这个疯子逃脱！

"各位，这个邀月楼里没有食物饮水，我看他有伤在身，也坚持不了多久——我们不如避其锋芒，将其困在里面几日，待他病弱之际再一举攻入，如何？"

虽然里面是自己的儿子，作为"父亲"的计算，却一样冷酷无情。

"阿弥陀佛……善哉善哉。"

在人群后面，忽然有佛号低低传来。

"少林空性大师？"陡然间，一直镇定的鼎剑阁主人，脸色也变了。

邀月楼的第四层。

也许怕外面的人知道里面的动静，他没有点灯。

黑暗里，幽草侍立在一边，听到沉香木浴桶中时断时续的水声。

少主是个有洁癖的人……在这样大敌环顾的险恶中，首先想到的，还是沐浴更衣。

今天是元宵节，满月如镜，光华灿烂。

天上的光辉映着地上的灯光。

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，月上柳梢，人约黄昏。在两条街以外的集市上，人山人海，正兴高采烈地观赏着花灯，燃放着焰火。 。

“幽草。”

在她出神地看着窗外的时候，忽然听见“哗啦”的水声，似乎是少主已经沐浴完毕，从水中站起，唤她。她连忙抖开寝衣，从背后给他披上。

他的肌肤潮湿而冰冷，肩背处，因为被穿过铁链的缘故，溃烂的不成样子，触目惊心。她咬了咬牙，撕下衣襟，为他包扎肩上的伤。

“真是没想到……你也会做这么疯的事情。”

站在黑暗里的人，忽然低低笑了，说，声音里带着微微的暖意和奇异的笑意，忽然，有些落寞的说，“其实，你大可不必管我的。没人当你是疯子。”

“少主，不要这样说——是我害了你。”替他从肩头披上衣服，她的声音也有些颤抖。

黑暗中，那个人猛然回身，用力抱住了她。

他的怀抱冰冷而潮湿，然而，仿佛却是一个让人坠落其中就不愿意醒来的噩梦。

“不要叫我少主！叫我少渊！”

耳边，听见他说。

她全身都在微微颤抖，不知道是梦还是真，许久，才轻轻应了一声：“少……少渊？”

“幽草。”那个声音微笑着，抱紧了她，低下头，埋首于她发间，闻着隐约的白梅香气，许久许久，轻轻道：“如今，在这个世上，我只有你，你也只有我了——别的人，他们都是想把我们逼疯！他们才是一群疯子！”

她忽然微微笑了，带着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欣悦，伸出手，抱住了这个黑暗中的影子和声音——既然如此，那么，就一起在黑夜里沉沦吧。

黑夜里，邀月楼的角落里，那个恍惚浮现的白衣女孩又对着她笑，她却第一次对着那个小女孩笑了：姐姐，原谅我爱上了这个人……

她想要微笑，然而，心口忽然有撕裂般的剧痛！在没有反应过来以前，她已经叫出了声，捂住心口在他怀里弯下了腰。

忽然记起了什么，幽草的脸色忽然雪白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抱住她，他急切的问。

她无语。

“哈哈……渊儿，有听过‘紫心蛊’吗？”楼下，那个慈爱的长者声音缓缓传来，一字一字，清晰入耳，“你如过不想身边这个丫头死的话，就给我放下剑，乖乖回到雪狱里去！”

“不然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她死的有多惨！”

幽草觉得抱着她的那双手忽然僵硬，她连忙抬头，努力微笑：“不要相信那个老狐狸的话！……哪里有什么紫心蛊，完全是捏造来骗你的。少渊，不要上他的当！”

“如果再被关到那里去你会死的！——你也知道那老家伙，有多狡猾。”

“是吗？……”有些迟疑的，他皱了皱眉，看向她。

她看着他苍白清俊的脸，微微皱着的眉头，忽然忍不住抬手，轻轻展开他眉间的皱痕，叹气：“不要总是皱眉头，要多笑笑才是……你看，皱痕都那么深了。”

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那样的话，所以，那一刹间，他居然愣在了那里。

“来，我们出去看烟花吧！”看着他发怔，幽草忽然笑了起来，拉住他的手，走了出去，到外面的廊上。她的手冰冷，冷的和他一样。

不远处的集市，游人如织，喧闹声盈耳，红男绿女，双双对对。

那些摆在街市当中的烟花一个个爆开。人群在焰火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，一个个抬头仰望着辉煌灿烂的夜空，爆发出阵阵快乐的欢呼。

“你看你看！”仿佛受了感染，青衣女孩突然欢跃的叫了起来，扬起头，故意不去看楼下包围的铁桶也似的武林人士，拉起他的手看向天上。

邀月楼离烟火很近，仰头看时，这些美丽的花朵从天空的某一点散开，朝他们笼罩下来，就像是一场奇异的流星雨。

焰火在他们身边爆炸，伴随着从天空飘落下来的灰烬，像一片片飘忽的雪花。

雪是死去的雨，而这灰烬……则是烟花的尸体吧?

“抱紧我，少渊。”在缤纷的光与影中，她忽然颤抖着将身子偎进了他怀里，彷佛怕冷似的央求。他心下一颤，伸手将她揽入怀中，忽然，低头吻住了她冰冷的唇。

楼下，监视着的人中一阵不安。

“真的是疯了。”谢青云铁青着脸，再次摧动了蛊虫。

然而，高楼上的一对恋人并无反应。青衣女子的脸上，一直是幸福而醉人的微笑。

许久许久，他们才恋恋不舍的分开，喘息着，看着对方，发现彼此身上、头上落满了片片灰烬。幽草伸手拂去他白衣上的灰烬，看着它化为簌簌的细屑，从手指间落下。

万人仰望时刻的满天绚烂，而转瞬掬捧时却是空无一物。

不再去想下一个瞬间会怎样，蓦然，她对他笑了。

“少渊……好冷。你替我去找件衣服。”她咬紧了咀唇，又哆嗦了一下，哀求似的看他。他抚摩了一下她漆黑的发丝，放下手中的剑，回身从走进房间。

忽然，直觉到什么似的，他蓦然回头——余光里，只看见雪亮的剑光一闪，鲜血从青衣上飞溅开来！

“幽草！幽草！”近乎于疯狂的，他回身扑了过去，然而，只听见“叮”的一声，冰雪切掉落在楼面上，一袭青衣轻飘飘的，从高楼上坠了下去。

风中的青色衣裾，宛如一个坠落在深渊里的迷梦，永不再醒。

天空中，正有一个烟花绽放开来，五彩缤纷的，映的天空一片绚烂。

他的手只抓住了空气。

“少渊，我要去姐姐那里了……”

“这个世上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，能够困住你。”

“幽草！幽草！”

楼下围观的人群中，穿着嫁衣的女子惊呼了起来，泪流满面——她身边的新郎用了很大的力气，才制止住她要冲过去的企图。

“阁主……她死了。”左琴护法看着跌落到地面的女子尸体，低声回复，声音里，忽然有压抑不住的恐惧和颤抖，“阁主——她，她死了！”

“阿弥陀佛……善哉善哉。”风中，忽然有人叹息。

所有人，看着由半空坠落的女子，心里都有忽然莫名而来的寒意！

“哈哈哈哈哈哈！”

高楼上，陡然爆发出了骇人的大笑！那样凄厉而疯狂的笑声，竟似九冥传来。

“疯子！一群疯子！……哈哈哈哈，天下人负我，我杀天下人！”

如果还有一个人相信我，那么我就不会疯……绚烂的烟花从天空四散而落，众人仰头观望时，忽然看见那一朵美丽的花里，有最灿烂的光芒闪现——一瞬间，漫天的烟花都为之黯然！

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举世皆醉我独醒！哈哈哈哈！”

剑光横空而气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凌厉之极的杀气，然而，那样夺目绚丽的剑光，居然让所有人在片刻之间都神为之一夺！

白衣披发的瘦削年轻人，从高楼上一掠而下，仰头大笑，高歌而行，在他的眼睛里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喜悦，而完完全全只是——疯狂！

在落到地上时，如同鬼魅般的，他伸足在琴剑两位失神的鼎剑阁护法头上一点，只听“嗑啦嗑啦”两声脆响，头颅在脚下裂开，竟被活生生踩的陷进了双肩中！

周围的人，一时间竟惊得鸦雀无声。

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”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！“

清亮而凄厉的歌声，恍如银河天流，划落人间。在狂歌长笑中，雪亮的剑光如同风一般，直刺人群中的鼎剑阁主谢青云！

“疯了……他，他真的疯了。”苍白着脸，鼎剑阁主喃喃自语。

看着如闪电般逼近的人，他一时间竟然被对方的斗气和杀气完全压住，捏了剑诀，却居然来不及拔剑！

“爹！”

在这一瞬间，二公子忽然扑了上去，挡在了父亲面前，嘶声大呼：“大哥，你住手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御剑凌空的白衣公子仰头大笑，剑光如同流星般一掠而过，穿过少卿的胸口，刺入了后面谢青云的身上！

那一剑之力连杀两人后仍是不竭，竟然逼得两人的身体往后急飞，重重撞上了邀月楼下的照壁，“夺”的一声，牢牢凌空钉在了上面！

“大……哥？”

剑上，少卿的身体抽搐了一下，不可思议的看着他，轻声问：“你……难道真的疯了？”他的眼睛里，忽然有些微的安然，又有些微的悲伤。

“他疯了！他真的疯了！大家快把他杀了！”

后面，还在挣扎的鼎剑阁主，忽然心胆俱裂的大喊，拼命当空舞动着手脚，形态可怖。

“哈哈哈哈！杀了……都杀了！”看着被刺穿在剑上的父亲和弟弟，剑妖公子忽然大笑起来，诡异而疯狂，忽然，抽剑，让两个人跌落在地上，大笑着，长吟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浇愁愁更愁。

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！”

长笑中，回手一剑，削掉了谢青云的半边头颅！

然后，他挥剑，杀向了周围的武林人士，一时间，血色如同烟花一般，在地面上四处散开，美丽如雾。那一刹间，即使是天上的烟花，都因为地面上血花的魅惑而惊心失色。

“施主住手……”

在冰雪切一次次挥落时，剑妖公子忽然顿了一下。

血红色的眸子里，映照出了一个站出来，挡在所有人面前的灰衣老僧。

“快乐痛苦皆无住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昨日种种宛如昨日死，施主切不可执着于杀戮，以免堕入修罗道中。”

他却只是大笑，手中的长剑，风一般的刺向合十而立的老僧。

ACT-10-梵音

仿佛一夜之间，武林整个天翻地覆。

鼎剑阁谢家整个垮了，老阁主被杀，二公子重伤致残，而传说中疯癫的大公子，却被少林空性大师带上了嵩山。

后来，又有人出来辟谣，说：那个剑妖公子，的确没有疯，而是被谢青云下了血毒做成了药人，而他本人，根本不是谢家的亲骨肉……谢老阁主的用心之毒，可以想见。

说话的，是武林第一神医秋水天，他是受空性大师所托，对谢少渊的病下了诊断。

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。

于是，整个武林就有些叹息。说，谢青云那个老狐狸，真的不是东西。

其中，说得最咬牙切齿的，却是洛阳方家的老夫人。

然，那个以前被众口诬陷为疯子的剑妖公子，却真正的疯了——那一夜以后，他就彻彻底底的发狂了。不认识任何人也不和任何人说话，只是每天的喃喃自语。

还好，空性大师每日的以佛经梵唱去除他内心的杀气，又请求少林方丈空闻，用佛门无上的心法易筋经，一寸寸的拔出他体内的血毒。

于是，每月必杀人的剑妖，终于渐渐不再嗜血如狂。

然而，他却长久的沉默下去。

一年以后。

“真是一个奇怪的人……你看，他每天都坐在那个塔上发呆呢。”

刚刚下了场雪，起来扫雪的小沙弥中，有一个偶尔抬头，看见了西边嵩岳寺塔第十层上，那个默默静坐的白衣人影。

“据师兄他们私下说，这个人，就是当年江湖中第一的剑妖公子！”旁边的沙弥接道。

“啊？就是那个师祖带回来的疯子？”扫帚一顿，在雪上扫出丝丝缕缕，小沙弥惊问。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真是看不出……平日是个很安静的人啊，就是一个人自言自语，看上去也不像疯子。”有些惋惜的，拿扫帚小沙弥念了一声阿弥陀佛。

“净心，净明！开饭了，快去啊……”廊下，有匆匆走过的师兄招呼。

于是，连忙扔了扫帚，两个小沙弥忙忙的跑上去，加入了队伍，一边走，一边问：“今晚开斋，有什么好吃的没？”

另一个师兄眉花眼笑：“有有有！今天，鼎剑阁谢家的主人和少奶奶来寺里烧香还愿，还带了不少素食汤团布施大家呢。”

“鼎剑阁？……那不是这个寺里的疯子的家人吗？”

“嘘……小声点，据说，也不是亲骨肉兄弟呢。”旁边，有人窃窃私语。

“汤团……今日，是元宵了呢。”若有所思的，小沙弥抬头，看着暗下来的天空。

“是啊，等一会，还可以爬到山顶上去看烟花！”同门的声音，无比雀跃。

毕竟，虽然是佛门子弟，却还是孩子而已。

“谢施主，令弟和弟媳，都在寺里，想见你一面。”

高塔凌云，四面是飞鸟和山色，楼梯上，空性大师对塔心室里的白衣人合十，然而，仿佛没听见一般，那个白衣披发的年轻人，只是自顾自的低语，并不答话。眉头轻轻皱起，眉间的皱痕有如刀刻。

“独自面壁，俯视苍生，施主至今仍然是无法看破吗？魔障，魔障……阿弥陀佛。”空性长长叹息了一声，不再说什么，转身下楼。

下到山坡上，却看见一群小沙弥聚在山坡上，叫嚷着看烟花。空性不由笑了——毕竟是孩子，还对于这个尘世存在如此的好奇和热情。

忽然，天空一闪，明亮的火花从山下的人家里高高升起，从天空的某一点散开，朝他们笼罩下来，宛如流星雨，缤纷而落。

“哇！哇！”那一群小和尚叫了起来，拍手。

空性大师笑着，笑容里却有繁华看尽后的大彻大悟和寂静，他拂了拂衣襟，准备转头走开。忽然，看见一个小沙弥脸色有些异样的，仰看着他的身后某处。

“净心，有何事？”他温和的问。

那个小沙弥脸色苍白，颤声道：“师祖……师祖！那个人，那个塔上的人，他在做什么？”

空性蓦然回头，顺着他的手指看向十层高塔。

那里，冷月如镜，飞鸟盘旋，嵩岳寺塔孤单的矗立在漫天的缤纷烟花中，绚丽浮华的烟花映着古朴的佛塔，有如幻境——塔边的挑檐上，一个白衣长发的青年临风而立，看着天空伸出手来，似乎要接住天上掉下来的花朵，又似在拉住往天上逝去的某个人……

他的剪影，在冷月古塔和漫天光影中，飘然出尘，如同天外飞仙。

“你看你，不要总是皱眉头呀，要多笑笑才是……你看，皱痕都那么深了。”

青衣的女子，微微笑着，从虚空里伸出手，轻轻抚着他的眉头，她的手，冰冷的如同天边的雪……然而，他却笑了，对着她，伸出手去。

“幽草。”他轻轻叫道。

“少渊，来，我们出去看烟花吧！”她笑着，拉住他的手。

“天！——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！”

山坡上，那些小沙弥都惊呆了，脱口惊呼。

苍茫的月色中，漫天的烟花绚烂，那一袭白衣蓦然坠落，如同一只渡尽寒塘的冷鹤，瞬间划过茫茫的夜空。然后，天际仍然空寂无边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对着坠落过后的夜空合十深深一礼，空性大师轻声念起了往生咒。

夜幕下，唯有皓月无声，冷彻千古。

那漫天烟花，竟似不知道人世疾苦，仍然做尽了妍态浮光，散做漫天星辰而落。

空性大师伸手拂去僧衣上的灰烬，看着它在手指间化为细屑。

那是死去的烟花。

万人仰望时刻的满天绚烂，而转瞬掬捧时却是空无一物——这一切，留下的，终究只是幻影而已。